

扇子

(小说)

□黄红卫



翟溢
绘图

他早上过来的,中午过来的,早上没让喝粥,一碗干饭一只鸡蛋,中午给他多打了蔬菜,血糖高嘛,应该少食稀饭多吃蔬菜。厨师指着老爷子座位,见一个说一个。

这厨师才来养老院半个月,人头还不熟悉,不过对老爷子印象特别深,这老家伙与众不同,特别与众不同,几次俯在厨师耳朵说晓不晓得你前任为什么被辞退?不负责任,太不负责任,菜汤里有苍蝇。你可要当心,当心哪!

养老院晚饭向来早,五点不到就开吃。

他有没说什么?或者,有什么异常?老板急匆匆赶了过来。

没有,像平时一样……比平时……中午比平时多了把扇子,一把看上去很特别的扇子。厨师比划着。

扇子?什么样的扇子?老板搔了把汗渍渍的鼻子尖,七月流火,天气本来就热,出了这样的轱子,心急火燎,热上加热。

说不准,反正是特别。他把老爷子搁桌上,我想看看稀奇,他不肯。厨师又指了指老爷子座位。

食堂位置不固定,随到随坐,但不针对老爷子。要晓得老爷子才来养老院时,懒得动,连食堂也不肯跑,跑啥跑,养老院就是让人伺候的,这么多钱呢!老爷子心疼钱,但是心疼也没用,谁叫自己越活越不中用,竟在楼梯上玩起了踩空。

这事还得从三年前说起。三年前的年三十,大清早,老爷子就开始坐立不宁,总觉得少些什么,到底啥呢?他一遍遍跑厨房翻冰箱,厨房满满当当,冰箱满满当当。像往年一样,一进腊月,老爷子就开始往冰箱塞东西,尽管大儿小儿一再强调不回来吃年夜饭,一块去饭店。理由是老板娘不在,不忍老老爷子一个人颠上颠下忙里忙外,万一颠出个毛病忙出个毛病来,拖累的是子女。他听着听着就来了气,你们老板娘不在,不忍老的吗?没有,一天也没有,一小时也没有,一分钟也没有。也是的,年初,一向结结棍棍的老伴

突发脑溢血,说走就走了,没来得及招呼一声。

来气归来气,老爷子仍以平静的口气说,你们老娘只是个动嘴不动手的指挥,实际操作都是我。等哪天我也走了,改吃饭店也不迟。平时,大家忙,不强求你们回来,年三十,一定要回来,这是咱家的规矩咱家的传统!从小到大,你们记得哪个年三十不在自家屋里过的?

话到这种程度,大儿只好应承,小儿只好应承,年三十回来,晚上回来,晚上一定回来。

老爷子把冰箱里食物一样一样摆出来,冷菜摆餐桌,热菜摆灶头,等全部摆放整齐,又数了数,不少,冷菜一样不少,热菜一样不少。他稍稍松了口气,才可松完气,心里头又叹了口气,到底哪儿不对劲呢?天花板到地板,前阳台到后阳台,卫生间到储物间,他一眼眼看过来,一眼眼看过去,恍恍惚惚跑进卧室,从床头柜里翻出一张老伴的照片。这张照片是老伴五十生日拍的,当时老伴说五十知天命,该拍张相片留着了。他认为为时过早,如今的人耐活,寿命长。老伴说不早啦,趁有点卖相,赶紧拍,你也拍,各人拍一张。又说假如哪天哪个先走,没走那个要把先走那个的相片放放大。干脆,两张相片一块放放大,省得麻烦儿子!

躲在这里干什么?今儿是大年三十呀,大儿要回来,小儿要回来。可晓得你打你走后,他们只回来过三次,只三次呀!老爷子举着三根手指头,生怕老伴看不见似的晃了晃。一次是清明,他们接我一块去扫墓;一次是七月十五,也多亏我提醒,不然他们没当回事。人在心不在,磕过三个头就走了,都喊忙,一个比一个忙;剩下就是万家团圆中秋节。大儿送了月饼,小儿也送了月饼,他们应该晓得我不适宜吃月饼,还好都是咸月饼。大儿称不吃饭有应酬,小儿称有应酬不吃饭。听听,一模一样的强调。

他一边絮叨一边端详着老伴相片。

老伴眉心处,有颗米粒样大小的痣,他称它“美人痣”。当年,他把火热的初吻献给了这颗痣。老伴离开时,悲痛欲绝的他与这颗痣作了最后的诀别。他找块洁净的布头,在老伴眉心处擦了又擦,说不躲了啊,去饭厅,陪我吃顿中饭。

摆好老伴喜欢的菜、水果、点心,又郑重其事摆上两只酒杯。老伴不喝酒,只喝饮料,有颜色的饮料也不喝,椰子汁顶好。每次喝椰子汁,老伴都要来一句“椰子汁顶好喝”。

椰子汁顶好喝!他学着老伴口吻,转身去找椰子汁,冰箱里应该有。

他把冰箱翻了个底朝天。不甘心,又把食品柜翻了个底朝天。

奇怪,记得有的呀,难不成记忆失误?他摇摇头,决定再下楼一趟,大门口有家24小时便利店,里面什么汁都有。

这楼是老爷子单位福利,共六层,当初想好三层或者四层,十拿九稳的事最后被工会主席临时分房组长作了梗。要说前因后果,其实没啥大不了的因前后果,几百人单位,数来数去就两个人擅长书法,一个是工会主席,一个是老爷子;一个龙飞凤舞的草书,一个一板一眼的宋体。按说井水不犯河水,怪只怪老爷子一时心血来潮,冒冒失失跑去工会主席办公室,探讨什么王羲之的《感恩帖》。工会主席无心仰合,不仰合罢了,还来一句“圣人的作品不是咱俗人随便指手画脚的”。老爷子算不上清高,却对“俗”字特别敏感,俗?到底谁俗?你俗?我俗?反乌来反乌去,越反乌疙瘩越大,趁酒兴与同事闲聊了一通。该同事也姓金,老爷子口口声声称“本家”。

分房结果出来后,老爷子闷在小平房里喝了两斤“二锅头”,揪住老伴衣袖说是啥是五楼?

一开始,上下邻居都是朝夕相处的同事,素质蛮好。随时间推移,大部分房子易了主,对于那些竖着看不惯,像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等。最闹心的是往楼道里堆东西,抢着堆,比赛着堆,甚者遮挡了窗户。因为单位已经倒闭,一时没

有物业接手,老爷子只好跑居委会,居委会和稀泥,能忍则忍能容纳嘛!邻居好赛金宝嘛!老爷子心说放屁!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不做二不休,挨家挨户贴条子,鸡毛信样的条子倒也罢,偏要发挥书法特长,要铁画银钩的宋体。说起来老爷子也是个粗通文墨之人,念过私塾混过教师队伍,可惜后来受到冲击,前胸后背涂满大字报。这些莫名其妙的大字报,让他产生脱离教师队伍的想法,于是千方百计跑去企业,先一般科员,后办公室文书。许多年后,教师地位日日攀升,似龙似凤,待遇非凡人可比。老爷子悔呀,悔得要死要活!

至此,邻居与老爷子结了梁子,连带老伴。一次为了大孙子,老伴亲自去菜市场,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爬楼累得慌,临时放下一只马甲袋,等回头去拿,袋里的西红柿已经稀巴烂。老伴愈想愈生气,此地不宜久住,搬走得了。再说年纪一天比一天大,总有腿脚不利家之时。换电梯房,电梯房换不起哪怕换底楼。

老爷子不是不想,他早就考虑过,考虑来考虑去总归钱的问题。本来,仗着省吃俭用,老两口也有几个积蓄。不料大儿子急匆匆跑回来,称大孙子要留学,公费没资格只好自费,算借爷爷奶奶的。老两口好自费,屁没响一声,乖乖顺顺交出十万支票。不久,小儿子气喘呼呼跑回来,称要买大房子,小孙子眼睛一眨懂事了,要独立书房独立卫生间,首付不够,日后还,一定还。老两口对视了又对视,手心手背都是肉,就算小儿不开口,十万块一分不能少。

老爷子开导老伴,就算换底楼,也要倒贴不少钱,以前金三银四,现在底楼才是喷喷香的香饽饽,单价吓煞人。不过科学有研究,生命在于运动,多爬一级台阶多活4秒,一天下来呢?一年下来呢?

老伴不买长生不老的账:去去去,别跟我阿Q,想想当初。

当初怎么啦?五楼怎么啦?我不还活着嘛,好脚好手活着嘛,不像有些人,别墅了又怎样。

老爷子口中的“有些人”,指的是工会主席。(一)

的姿态,让我的心柔软、沉静、温暖。我常静静地流连于这个隐秘角落、安静空间,默默地看花朵绽放、小草闪烁、枝叶舞动、竹子摇曳、藤蔓延伸,时光无声无息,花草温润心灵,只是看着,就觉沉淀、安静;有时会捧上一本书,散淡地读;有时会在树下打盹儿,不知今夕何夕……光影流动中,时光脚步慢下来,拾捡记忆角落的点点碎屑,回味甜蜜的段段时光,过滤内心的种种珍藏,人变得慵懒,闲散,恍惚,唯愿此刻停留,永不逝去。

描写和赞美的词语有时显得单薄、苍白,唯有影像能留住花朵的姿容,呈现花朵的色彩,我用相机、手机记录花朵盛开、枝繁叶茂、小草青葱的情景。素年如水,花开花落,不过是自然界循环往复中的一个小小环节而已。

我总想,再栽些蔷薇花,让它生长得更繁盛些,纵情肆意;再植几株常春藤,让它沿墙生长,把小楼变成绿房子;再多些花的品种,花团锦簇,把小小院落变成绿色花园……这样的小院,可以让我抵御岁月的流离与纷乱,拥有生活的基调与节奏,守住心灵的朴素与归依。



江海新韵

在黄昏里穿行

□张士达

白鹭,回到唐诗的天空

台风逼近
雨停的间隙
风的软鞭子
依旧抽打着漫天乌云
一只离群的白鹭
缩着长脖子
夹紧翅膀
时走时停

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孤独的白鹭啊
多么无助,多么凄苦
我真想带它去寻找
避风的港湾
无忧无虑的乐园
与许许多多同伴团聚
抛开忧伤
回到唐诗的天空去

悼念一只苦恶鸟

经过村里的那条大路
我多次与一只苦恶鸟
不期而遇
它或是从稻田里走出来
慢悠悠的横穿水泥路
或是在水沟边悠然晃荡
不规避行人与车辆
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这只尚未成年的苦恶鸟
总喜欢慢悠悠

某日早上

我与它再次偶遇
朝阳下,晨风中
它依然在沟边漫步
谁知,中午
下班路过
这只苦恶鸟横躺路中央
身体被车轮压扁了
我不忍心多看一眼
顿时,悲伤涌上心头
这只慢悠悠的苦恶鸟
从此将消失在我的视野
我与它的故事
也到了尽头
但愿在天堂里,它不再是只苦恶鸟

水鸡,悠然在黄昏

那天黄昏
夕阳将与大地话别
天蓝,水清
稀疏的芦苇轻轻摇曳
绿色的梦幻,风温柔地
抚摸着彩带似的芦苇叶
一只水鸡寻梦而来
妩媚,端庄
在水边移动优雅的碎步
仔细搜寻果腹的佳肴
一边啄食,一边前移
一副淡定的神态
悠然自若,多么从容
可我,担忧它
这顿晚餐能否吃饱

午夜,荡漾着野趣

此时,夜比江湖深
云以自己的方式
行走在天空
半个月亮正在爬升
清风摇醒昙花的酣梦
合欢树叶子闭合,相约
早晨才是梦醒时分
蟹塘的水泵单调地轰鸣
蛙声比天上的星星稀疏
远处,苦恶鸟的叫声

仲夏夜之舞

□季小丽

在仲夏之夜
你略显羞涩的邀请
开启了
我的浪漫华尔兹旅程
你热情的掌心
慢慢融化了
我心中的防御
紧随你的脚步
跳跃着打开了情感之门
优雅地承接
充斥胸腔的喜悦
跌宕起伏的旋律里
那波光粼粼的湖畔
有一种共鸣让人沉醉
似旋转木马上的飞场

有点凄凉
仿佛在诉说世身的忧伤
我趁睡意开小差之际
孤灯下
构思一首乡村的小诗
散发生活气息
野趣荡漾

在黄昏里穿行

西北方的天空
堆满了黑布似的乌云
一时间,无风,闷热
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来
连树叶都无精打采
天色还没暗
蝙蝠在空中上下翻飞
一对白鹭悠悠地飞过
寻找栖息的乐园
一对喜鹊喳喳叫着
在电线杆上唱情歌
白杨林传来
“花好桃好”的鸟鸣
那是四声杜鹃
表达自己的愿望
香樟树上
传来知了的大嗓门
只有一只红蜻蜓
紧紧地地面
默默地梭巡
我飞扬的思绪
点燃灵感
在黄昏里穿行
捡拾诗行

捡一抹温柔的月色

月圆之夜
灵感一下子蹿了出来
圆月依然一步步爬升
撒下满地碎银
我想却无法收入囊中

合欢在晚风中轻歌曼舞
羽状树叶藏起翠绿的心思
花香悠悠在空气中溜达

绣球花睁开无数只眼睛
设想透过周围朦胧的夜色
捕捉

露珠从天上到草叶的细节
菊花轻轻地摇头晃脑
一边跟着风的节拍
一边追忆
人比黄花瘦的故事

白杨林犹如情感交流平台
沙沙声里
讲述着前世今生
我是唯一的听众用心听着

蟹塘稀疏的蛙声
时断时续
气势不如往日
也许有些成员开小差

天空中那几片白云
是费翔歌声里飘来的
故乡的云
呼唤浪迹天涯的游子

人生短短,何必计较太多
成败得失,不用放在心头
枕着叶倩文的歌声入梦
穿行在如梦的人生旅途
潇洒走一回,挥挥手
向诗意的生活深处走去

春风夏雨里的精灵

(散文)

□艾黄

谷雨时节,万物生长。家中院墙绿叶间,猝不及防地冒出一朵玫红;接下来一串阳光明亮的日子,一朵绽开的花携带数朵花苞悬挂在枝头,簇拥成团,空气里漫溢淡淡的馨香;浅夏来临,枝叶重重叠叠,花朵密密匝匝,花墙绵延数米;然后一场细雨,花瓣纷纷飘落,一场温馨而优美、清香又甜蜜的蔷薇盛会结束,火热的夏天来临……每年从暮春到初夏,都会沉入一场蔷薇的梦境。

蔷薇凋谢的时候,其他花陆续开了:先是栀子花盛开,洁白的花朵,浓郁的香气,香了小院;然后是茉莉花开放,也是洁白的花朵,不过小得多,香气也是淡淡的,要凑近了闻。

花是自然界中最美丽、最质朴、最真实的植物,是春风夏雨里的精灵,也是我的心仪之物。春夏秋冬,都有花的陪伴。春天、夏季相继开放的特色花朵,金秋如伞如盖的桂花树,冬日寒香悠悠的山茶花,加上一一年四季挺拔苍翠的竹子,绿意葱郁,树影婆娑,花香满院,点亮一个个平常的日子。

20年前,在这座城市腹地,我拥有了一座大房子,有了一个三十多平方米的庭院,我做了一个园丁,除草、浇水、剪枝,把它打造成一个花香满庭,绿意笼罩的花园——月季、茶花、杜鹃、石榴、桂花、蜀葵、仙客来、百日草、五色梅、半枝莲等花,小字栅栏内外,品种繁多。每逢双休日、节假日在家侍花弄草,每天上班前、下班后在院中徜徉。清晨,阳光把小院涂上一层透亮的色彩,我呼吸凉爽、清新的空气,看带着露珠的花瓣和枝叶;午后,我坐在桂花树下,听时光流动的声音;黄昏,花草树木闪光、透亮,柔和地欢迎我归家。花园每一盆花、每一棵树、每一棵竹子,都是我自已栽种、浇水、修剪、间苗、分盆、翻土、杀虫……慢慢地打理这些花、草、树、竹、藤、蔓,这么多年过去,现在每个季节,都有相应的花——

初春之时,山茶花最早绽放,送来春的气息,温柔、轻盈的花朵,触动我的情思;

温煦浅夏,攀爬在栅栏上的蔷薇,静谧而饱满,绚丽而肆意,浅浅的粉,淡淡的紫,浓浓的红,重重叠叠,清香漫溢,舒展生命的极致;

梅雨季节,栀子花青枝绿叶,

花儿含蓄内敛,花瓣洁白、柔和、清冷,暗香浮动,花香渗入我心深处;金秋时节,金桂细细碎碎、密密匝匝地盛开,满院生辉,幽幽的、甜甜的香气弥漫,在夜间更有一种寂静与独特的美;

有时,我会买一两盆布满花骨朵的菊花,回家后拿剪刀剪枝,只留一段,过几天长出新芽,再过几天变成新枝,钻出花骨朵,繁盛绽放;

四季常开的是好友红姐送我,并与我一起栽种的五株月季——红、黄、橙、粉、彩色各一株。十多年来,这些月季花越长越繁盛,适时风送花香:这朵花含苞欲放,那朵花开得正盛;一朵花尚未凋落,几朵花已绽开笑脸……

打理、期盼、观赏、守望,花花草草总是给我惊喜:西墙角的蟹爪兰冒出粉红的花骨朵,东墙角的几株兰花散发幽香,吊兰不经意间齐刷刷地开出白色小花,一簇簇地分出新的叶子……四季轮转,芬芳繁盛。即使是萧索冬日,花草寂寞,小院磅礴般安静,我与它们默然心语,在一片清明。

小院在城市一隅,远离嘈杂,闹中取静,花的气息、花的色彩、花